

## \* 美文阅读

## \* 小说看台

## 拾光开学季

## ● 夏见

一转眼又到开学季，看着孩子们为开学忙碌起来，我也想起了自己多年以前经历的开学季。那时轻松快乐又充满期待，至今怀念不已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上小学，那时的开学日期是固定的：秋季为9月1日，春季为3月1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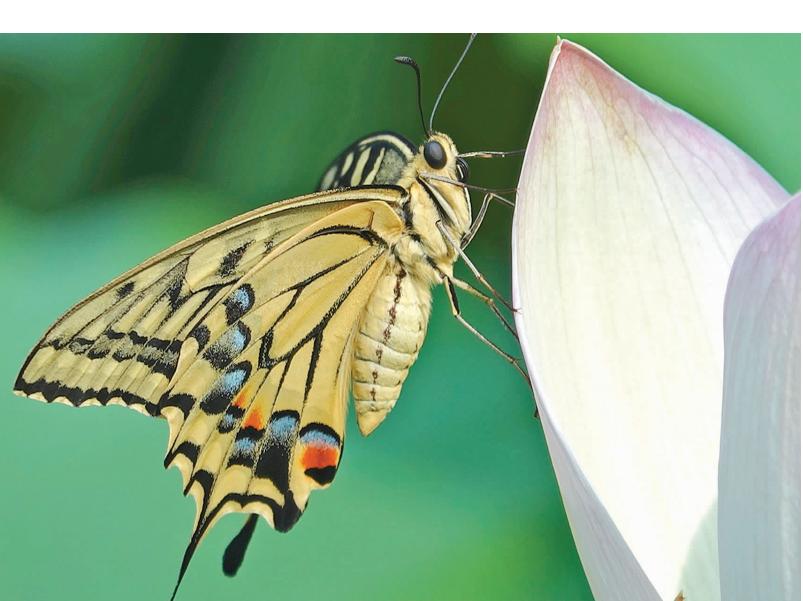
每当距开学还有十来天的时候，家长和孩子便对开学的事情念念在心了。家长把注意力集中到院坝里来回跑动的几只鸡身上，天天计算着它们还能生多少蛋，希望卖蛋能攒够学费。那时学费不多，每人每学期2元或3元不等，我最高一学期交过3.5元。但那时候子女多，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小孩读书，也不是一笔小数。鸡蛋卖5分钱一枚，想靠卖鸡蛋凑足学费，显然很难。于是，很多家庭便在年初孵一窝小鸡，到下一轮开学时，这些鸡差不多就可以变现了。直到开学那天，孩子们攥着学费坐在教室里，家长们才会松一口气。

我们这些“不知油盐贵”的孩子，倒是巴望着早点开学。虽然假期没有家庭作业，但家里家外的各种劳动还是少不了。尤其暑假期间，大人都早出晚归，学生除了在家煮饭、带弟妹外，还要去帮家里挣工分，如放牛、割草、捡谷穗、晒谷草、摘蔬菜等，晒得全身黢黑。寒假期间，也要做放牛、捡柴禾、拾野粪、打猪草等活儿。而开学，就意味着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，可以心驰神往地读新课本。我老家地处偏僻乡村，家里除了课本，再也见半张有文字或图画的废纸，所以总对新课本充满美妙的猜想和期待。

我们的村小，在离我家半里地的半山腰上。快开学时，我每天都会望着山腰上寂静的学校，想象着开学那天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的高兴情景，想象着新课本的墨香味和新课本的故事。走到街上，碰到班里的同学，都要互相约一约开学那天几时去报到、课间玩什么游戏。开学的前两天，我会把干净的衣服和红领巾整理好，蓝布书包洗干净，把自来水笔的墨水吸得饱饱的，铅笔削得尖溜溜的……全部的空余时间，都用在了迎接开学的准备工作中。

开学前一天晚上，我总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天微亮就迫不及待起床。开学这天是我自动起床最早的一天，也是主动把自己收拾得最干净整洁的一天。脸洗了又洗，衣领理了又理，就想着干干净净地去见老师和同学。从家到学校这段小路，虽然每天都走，可开学这天走起来，与平时似乎感觉不一样：天上的云彩，比往常更美丽；铺在路上的阳光，比往常更明亮；飞来飞去的鸟儿，叫声比往常更动听；风吹脸上比往常更舒服……现在想来，有这样的美好感觉，都是因为那时学习没压力，身心轻松自在，心情就什么都好。

开学那天，同学们都到得很早。大家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，笑逐颜开地向老师敬礼问好，叽叽喳喳地互相打招呼，学校热闹得像个喜鹊窝。没等老师安排，我们就抢着拿起工具打扫卫生，整理课桌板凳……一切完毕后，上课铃响起，我们鱼贯而入教室，唱起熟悉的课前歌——怀抱梦想的新学期，就这样快乐地开始了……



蝶憩荷香 肖定怀 摄

## 怪 爷

● 程思良

怪爷是个鳏夫。他在家族中行七，按理应当叫七爷。不过，白云村的乡亲们私下都喜欢称他“怪爷”。提起怪爷，乡亲们有说不完的话。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大都不离一个“怪”字。

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，只有怪爷仍守着一正两厢的祖传老屋。偌大的白云村，仿佛新衣上缀了个旧补丁，非常刺眼。乡亲们劝他将老屋翻新，他硬是不肯，说是要为大伙儿留个念想。农闲时，那些上了岁数的乡亲们，都爱来这老屋，坐在旧八仙桌边，吸着旱烟，喝着老黄茶，拉家常。

那些年，村里数五婶家最穷。

丈夫是个药罐子，长年卧病在床，全靠五婶拉扯着四个娃。一到农忙时节，怪爷总是不请自来，干活儿卖力，一个顶俩。

五婶清楚地记得，怪爷第一次来帮工时，她过意不去，到镇上肉铺赊了半斤肉，做了一碗辣椒炒肉。吃完饭，收拾桌子，她才发现碗里的辣椒都光了，那薄如刨花的几片肉，竟然一片不少，顿时鼻子一酸，眼泪流了下来。第三天帮工结束的晚上，怪爷的筷子才去碰那几片肉，自己却不吃，全分给了四个娃。

白云村周围，群山环绕，药材资源丰饶。入秋后，乡亲们就会进山采药。别人喜欢结伴，怪爷偏爱

独行。要论村里采药谁最强，怪爷要是数第二，没人敢争第一。哪座山头产桔梗，哪片山坡长柴胡，哪处山谷出百合，他门儿清！每次采药归来，怪爷肩头的布袋都鼓鼓的，塞满了桔梗、柴胡、苍术、百合等各色草药。

有个后生想弄清怪爷采药的诀窍，趁怪爷提着药锄进山时，偷偷跟在后面。一路看下来，还真瞧出了一些门道。别人挖草药连锅端，怪爷不一样，每处总会留一些幼苗。

每年春天，村前白云河上的冰都消了的时候，怪爷的门就大开着，直到秋后才关上。无论白天还

是夜晚，都是如此。

有个城里来的人到白云村拍视频，听闻此事，大奇，想一探究竟。于是去拜访怪爷，询问为何每年从初春到秋末要敞开大门。怪爷用旱烟杆指着屋梁上的燕巢，幽幽地说：“七九河冻开，八九燕子来，得为老伙计留道啊！”那人心头一亮，马上将手机的镜头对准洞开的大门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一只燕子轻盈地穿门而入，“嗖”地飞进了巢中。

怪爷活到了八十三，算是高寿了。葬礼很热闹，白云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。

怪爷走后，那幢老屋的大门，一直敞开着。

## 梨花香漫金川

## ● 齐凤艳

## (一)

又一夜春风浩荡。  
梨树们再也按捺不住春情，二月的料峭中，大地就已悸动。  
农家的窗户，映着涨得红红的脸庞。  
过程美丽繁茂，然后果实饱满，日子滴蜜。

三月，是时候了！  
大地的梦，果农的期盼要实现。  
南起丹巴县，北至马尔康，一个红日腾出山岭，万树梨花开。  
芬芳第一个拥抱的是，那个提着水桶走来的人。

## (二)

素白与淡香弥漫热烈。  
金川的山水美滋滋，瞭望见金川的果子甜蜜蜜。

村庄在花枝中，还是花枝在村庄中？  
婴啼、犬吠或者羊的叫声。  
春天要有人间气息，花也爱锦词佳句赞它：“轻摇白臂，醉红尘”。

## (三)

花朵与雪山遥招手，互凝眸：“山对山来岩对岩，山长水流难分开。”  
歌声与哈达一起飘飞。  
今日的风在亘古的时光中。

花枝下舞蹈的女人，想用指尖轻触梨花，中途又缩回了手指。  
只有那些蜜蜂和蝴蝶才能够用轻盈领略另一种轻盈。  
她的柔情啊。

## (四)

花瓣都是小巧的玉璧，玲珑音悦耳。  
四面八方的游客，来了，美了，走了。  
注：引号内为金川民歌歌词。

## 故乡的田埂

## ● 王国平

徜徉在故乡的田埂上  
晚风吹散头发  
七彩晚霞换妆四野  
片片新芽随风泛着绿浪  
多美的一幅山水画  
地做大画板 春为调色盘  
农民用手里的农具书写华章  
大片新翻地飘来久违的泥土香  
春耕季节  
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担粮  
站在故乡的田埂上  
看夕阳，晚霞敛光  
醉在梦里

## 垂 钓

## ● 王冲

鱼竿挑起的弧线  
在水面划出涟漪  
像是你不经意间的微笑  
荡开我心底的波澜

浮标下沉又浮起  
我握着钓竿的手  
等待着未知的悸动

鱼线牵扯的力道  
像极了爱情最初的试探  
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  
不知会是惊喜还是惊吓

这个初夏  
在老运河的柔波里  
我钓起了一尾月亮  
也钓起了心底的思念

当夕阳把水面染成金色  
我收起渔具  
把你未说出的话语  
连同渔获一起沉入河底

## 真 相

● 黄一辉

桂花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美女。她刚刚十六岁那年，就出落成一个大姑娘。那娇美的容颜，让村里无数少年夜不能寐，也就有不少人上门提亲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那些来提亲的大多是有一个好工作或者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，他们都是高高兴兴地来，垂头丧气地离去。

桂花妈不想让桂花远嫁，但看到临近村的那些好小伙一个一个结婚了，也是急，又不想委屈自己的宝贝女儿。

有一天，桂花妈终于忍不住了。刚刚吃完早饭，桂花妈就把桂花堵在了家里，问道：“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？你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你不急我还急呢！”“反正要找一个我喜欢的。不喜欢的，我就不嫁！”桂花坚定地回答道。

桂花妈生气地大喊道：“从十六岁就有人来给你做媒，你就是不嫁。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个道理来，我就死给你看。”桂花说：“妈，我就是喜欢文峰，你怎么就瞧不起他

呀？你就成全我们吧！”

桂花妈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文峰这孩子我也喜欢。只是他家兄弟姐妹四个，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，还他干不了农活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他将来拿什么养活你和孩子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心思？”

就这样，桂花的婚事一直就这么拖着。一年后，文峰拿着父亲为他借来的三百元钱离开了村庄。没过多久，桂花也在村里没有

了踪影，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。桂花妈因病去世，桂花和文峰开着豪车回来了，还带着他们的儿子明明。

桂花对大姐说：“幸亏我的闺蜜小琴帮我打听到文峰的地址，才没有让自己悔恨终生。”大姐哭着对桂花说：“小妹啊，其实是妈妈打听到文峰的地址，让小琴告诉你的。你不应该对妈妈有怨气啊！”

桂花听罢，趴在妈妈坟头哭得死去活来……

## 月亮代表我的心

● 施崇伟

莲吹灭六十根蜡烛时，烛火跳了一下，映出盛鬓角的白。

满屋子的亲戚都在笑，莲的女儿举着手机录像，镜头里的老人，手还紧紧攥在一起。

莲跟着轻轻和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化疗后特有的沙哑，却把跑调的盛稳稳托住。唱到一半，两人都哭了，眼泪砸在交握的手上，像岗顶上落下的雨。

让人想起五十年前的岗顶上。那时盛还是个脚沾泥的农家娃，莲住在隔壁红砖墙院子里，是公社书记的女儿。山路上的石板被两人踩得发亮，盛总帮莲拎沉重的布包，包里是她妈给供销社进的花布；井台边，两人捧着粗瓷碗喝凉水，水珠顺着莲的下巴滴下来，盛总想递块手帕，又没勇气。

初中毕业那天，盛背着行李去县城读师范，莲去粮站报到。她塞给盛一块玉米饼，热乎的，用粗布帕子包着。“粮站管饭，”她说，“你在学校别饿着。”

莲的工资每月三十一块五，给盛寄二十，自己只留十一块五。他想买把小提琴，莲就把粮票换成钱，汇款单附言栏里总写“别饿着”。那把琴的琴盒里，总飘着淡淡的玉米饼香。

盛毕业后分到乡镇中学，莲还

在粮站。每周六，盛骑着二八自行车翻三座山，车把上绑着老家带的红薯；莲提前温好粥，在梧桐树下等，见着他的影子就往灶膛添把柴。

婚事是两家老人定的。那年春节，盛从学校回来，莲从粮站放假，两家人围坐在火塘边，父亲们抽着旱烟，母亲们纳着鞋底，婚事就这么定了。没有戒指，盛用攒了半年的津贴买了块红绸布，莲缝成了枕套，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并蒂莲。

日子像岗顶上的溪流，平稳地淌着。盛的音乐课越教越好，从乡镇调到县城，再调到重庆市区，成了音乐教育专家。莲却在粮站改制时回了家，后来在县城小公司当会计，月末总加班到深夜，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。

有次盛出差回来，见莲趴在桌上哭，手里攥着女儿的留学录取通知书。费用单上的数字像座山，莲的眼泪把金额泡得发胀。那晚，盛从抽屉里拿出存折，莲从床底摸出个铁皮盒，里面是她攒的私房钱，一毛两毛的硬币叮当作响。

变故是五年前的体检报告。“子宫癌”三个字像块冰，砸在盛的心上。他带着莲跑遍了重庆、成都、北京的医院。手术室外，他站了六个小时。化疗时莲吐得厉害，他学着熬小

米粥，糊了也坚持让她喝：“比食堂的香。”

女儿女婿从国外回来了，小两口在医院附近租了间老房子，每天提着保温桶来回。盛给莲读报纸，莲帮他整理演出乐谱，阳光透过窗户，把两个苍老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像岗顶上那两棵并排的黄葛树。

生日歌的尾音落了，莲擦了擦盛的眼泪说：“哭啥。”她笑，“我这不是好好的嘛。”盛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盒子，里面是枚银戒指，样式很旧，是他跑遍古玩市场淘的。“当年没给你买，”他声音发紧，“现在补上。”

戒指套进莲的手指，有些松。她枯瘦的手背上，还留着输液的针孔。两人又唱起那首跑调的歌，亲戚们的掌声混着笑声，窗外的月光漫进来，照着满桌的菜，照着墙上挂着的老照片——年轻的盛和莲站在粮站门口，他穿着白衬衫，她扎着麻花辫，身后的梧桐树叶绿得发亮。

让人突然想起岗顶上的那口老井。井水凉透，盛和莲当年捧着粗瓷碗喝水的样子，和此刻他们紧握的双手重叠在一起。原来最好的爱情，从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，而是把岁月熬成粥，把苦难酿成糖，在六十大寿的烛火里，唱一首跑调的老歌，让月亮听见，让时光记住。